

| 大家传记 |



WANG SHI XIANG

Biography of Wangshixiang

王世襄 传

张建智 著

Biography of Wangshixiang



WANG SHI XIANG

王世襄 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世襄传 / 张建智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6
(大家传记)
ISBN 978-7-5399-3663-5

I. ①王… II. ①张… III. ①王世襄 (1914~2009)
—传记 IV.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5042 号

书 名 王世襄传
著 者 张建智
责任编辑 蔡晓妮
责任校对 王唯嘉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70 千
印 张 20.25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663-5
定 价 3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王老的心事

王老

王世襄先生是个知足的人也是个不快乐的人。他的知足和不快乐我都见过。几十年前王老在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演讲明式家具和明清竹刻艺术，国语英语夹杂发言，微微尴尬的表情中朦胧的眼神和微笑的嘴角流露内心舒适的满足：“中国当代有几位竹刻家造诣真是不输明清竹人！”他说。还有一次是他和朱家溍先生鉴定我藏的两件竹刻笔筒，一件说极好，另一件极贵却说不见得太好：“价钱不是优劣的指标，”他呷一口清茶润了润喉咙，“考的是你的修养和眼力！”也许想起了几十年前访寻文玩的欣悦，酒楼灿亮的灯光下他那张刻满皱纹的脸浮荡一丝丝自豪的涟漪，真挚，和蔼，像他家里藏的那尊竹雕采药老人。都说他是最后一个贵族文化的大玩家，一生消受最精致也最豪犷的传统消遣，待人不忘古礼，处事不忘分寸，可是，大大小小的日常酬酢中，我竟然看出他几近腼腆的矜持和惶恐，琐碎几句客套话显然也只是为了保护他的名望冲淡他的看法杜绝一些后患。看着他和夫人永远安静谦卑甚至怕事的神情，我有点不忍。

俚松居长物志《自珍集》扉页背面登了一把扫帚，王老太太写说明道：文革中她与王世襄分别分派到静海团泊洼和咸宁甘棠乡两处干校：相距逾千里。一天，王世襄用小邮件寄来这把扫帚，说是拿灶余竹根和霜后枯草编制而成，“借以自况”，老太太于是倍加珍惜，什袭而藏：“其

意与此集有相通处，故不妨于扉页后见之”。这样一对圆满的夫妻，这样一册至善的图鉴，竟然用了自珍的敝帚做书名，那是王世襄的谦虚和忍让，更是王世襄的不甘和不屈。他说他的藏品有些是舅父、母亲所作书画，有些是师友赐赠的翰墨文物，有些掇拾于摊肆，有些访寻于旧家，人舍我取，微不足道，说不上重器剧迹，合该是敝帚自珍。

老先生接着说敝帚可以喻物，也可以喻人：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他奔走调查，收回被劫夺的文物图书两三千件，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派员接收保管：“不意一九四九年八月自美归来，竟被视同敝帚长达三十年。至于三反冤狱，故宫除名，五七扣帽，不仅敝帚之不如而直奔同敝屣矣！”王世襄说他没有自杀，没有“自绝于人民”，反而与夫人相濡以沫，坚守自珍，规矩做事，堂正做人，埋头从事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工作：“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确之理解与承认。惟立志如此，却难如人愿，而一再遭受打击、摧残与阻挠”。卑微蚁民王世襄就这样在伟大祖国不断欺凌下抱着肺病抱着希望一件一件做完他的研究，一本一本写出他的著述，到八十岁左目失明还在更新他的学问补写他的心得。记得有一回在九龙一家旅馆的房间里，王老说，三反牢狱里感染的肺病一九六九年复发，医生要他卧床休养，军宣队勒令他下咸宁干校，劳动的时候他看到畦边菜花倒地而不死，满心感动，写了一首五言绝诗：“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

那回王老和朱家溍先生一起来港，一起住在那间旅馆大房间里，他们谈兴很浓，一边把玩我刚找到的两个小葫芦一边闲聊种葫芦的心得。“这两个你算选对了，”他说，“色泽浓艳，跟我书上录的那件红雁一样红！”王世襄著述那么多，我却偏爱那部《说葫芦》，每回翻读都会想起少小时候种瓜果种葫芦的乐趣。朱先生说可惜他家那件玉钗葫芦不在了，不然也该收入《说葫芦》：“葫芦既贵大，又贵小，玉钗上的葫芦只有三分长，稀罕！”朱先生后来为《说葫芦》写的书评也写了朱夫人赵仲巽文革前收藏的那枝玉钗，说赵仲巽的外祖是清代理藩院尚书，是一位榜眼公，有两个妹妹不出嫁，家里人称她们五老爷六老爷，那个小葫芦就是

五老爷种的盆景，初冬天气悉心培育，天天从屋里搬到廊檐上追太阳，总算长老了还长得又小又巧，说是再有一个一般大的镶一对耳坠子多好。赵仲巽劝五老爷用碧玉琢一根竹形小杖，叫三阳金店用足赤打一个缘带结子把葫芦镶上，那是东坡诗里的“杖头惟挂一葫芦”了。五老爷听了真的做了送给这位外孙女仲巽。王老那天说，玉钗上的小葫芦越玩越老越红越好看：“可惜没有照片！”一高兴，他笑里总是带点稚气；一想起那些不顺心的事脸上瞬间又飘起一片淡淡的愁云。毕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我发现王老跟朱家溆在一起心情格外舒畅，话也多了。他称朱先生“季黄”，朱先生称他“畅安”，也许是四十年代一起在故宫古物馆共事时期就叫惯了。这样的老民国旧人物我在台湾在南洋拜识过不少，都像王世襄朱家溆那么乡土，那么仁厚，那么用功。

故宫除名是王世襄一生最放不下的心事。那天在我家说起案头文玩的雅气俗气，王老举了许多故宫藏品做例子，顺道回忆早年他和朱家溆在古物馆布置瓷器陈列室的情景，王老太太悄悄扯开话题拿起金西崖刻的竹臂搁说：“梅花刻得最可爱，你看，一朵一朵意态不一样！”王老从她手上接过臂搁端详片刻，眉头一皱，脸上的春光一下子蒙上寒冬雪前的阴霾，久久不说一句话。晚饭桌上我们说起当今竹刻家周汉生的圆雕，范遥青的留青，说起王老给这几位后进的鼓励和提携，他淡淡回了一句：“天分难得，不可冷落他们！”又过了许多年，王老几次在信札上在电话里跟我说起他新近发现的几位竹人，京南雄县的农民朱小华，三河县政府档案室的薄云天：“都刻得很好，肯用功！”丁亥重阳他托徐展堂先生给我带来薄云天刻的蝉竹臂搁，便笺上说“亦对薄君一种鼓励也”。名山事业几经磨耗，心志老矣，心事不老，总想着芸芸后辈的壮怀都有个安顿，那就是王世襄。

今有张建智先生在长期积累资料基础上撰写王老传，我还从他那里读到了王老太的未刊日记，想读者见诸这部《王世襄传》时定会喜欢，同时也是我颇值向作者祝贺的事。

目 录

序

王老的心事 董桥

第一章 旧时西清王氏家

- 1 一、东瀛归来
- 4 二、西清王家
- 9 三、世风传承

第二章 芳嘉园慈母怀

- 15 一、芳嘉园的童年
- 19 二、江南金家
- 30 三、悠游少年

第三章 负笈燕京定风劲

- 37 一、初入燕园
- 43 二、人生转折
- 48 三、画论研究初稿成

第四章 战时李庄缘

- 53 一、相遇梁思成
- 59 二、李庄岁月

68	三、重返北平
	第五章 追寻国宝志自坚
75	一、战后的工作
84	二、东渡追宝
	第六章 誓为故宫献终身
90	一、回到故宫
97	二、出国考察
	第七章 盗宝冤案莫须有
107	一、只叹梦想太匆匆
114	二、无端系牢狱
117	三、故宫退食
	第八章 “五七”生涯事如烟
124	一、初入音研所
130	二、整风为引蛇出洞
134	三、心存自珍难磨灭
	第九章 十年浩劫,磨难岁月
138	一、浩劫磨难
143	二、咸宁岁月
	第十章 生存与创新——《髹饰录解说》
153	一、结缘《髹饰录》
157	二、倾力解说稿终成
161	三、文章千古为求索

	第十一章 生存与创新——中国明式家具研究
167	一、抢救和保护
174	二、开研究之先河
181	三、从传承走向世界
	第十二章 生存与创新——中国竹刻艺术
187	一、缘结“此君”
192	二、编撰《刻竹小言》
197	三、复兴中国竹刻艺术
	第十三章 中国葫芦与鸣虫
202	一、话说葫芦文化
207	二、火绘葫芦情意深
212	三、鸣虫之缅怀
	第十四章 书画、雕塑、诗词情
217	一、难舍书画情
225	二、雕塑与集藏
228	三、诗词常为伴
	第十五章 中华观赏鸽文化
233	一、髫龄之好
238	二、中华观赏鸽文化
243	三、抢救和传承
	第十六章 个中无不有荃荃
247	一、燕园初识,志同道合

257 二、磨难岁月,相濡自珍

260 三、老树新花,扶携互助

第十七章 世人终渐识真吾

266 一、昂首犹作花

272 二、几度春秋一盏灯

280 三、几十年后再见

288 王世襄年谱

308 参考书目

第一章 旧时西清王氏家

一、东瀛归来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初春,空气中泛着清冷的寒气。一艘邮轮从日本横滨港缓缓启航,船在太平洋海面上行驶着,载着各色人等,推开碧波万顷的水域,向一海之隔的上海港驶去。甲板上,一位体魄强健的年轻人,正凭栏远眺,他方脸阔额、浓眉大眼,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透着斯文和睿智。他,便是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清理委员会派往日本的特派专员王世襄。

在舱内把自己行李中的书籍、衣物安放妥后,王世襄便来到甲板上。红日西沉,风平浪静。但见一方蓝色雾霭,正停留在稍远海域的上空,空气中有时弥漫着一种特有清香,而他也正是来呼吸这些新鲜空气的。那宽大的甲板上挺热闹的,熙熙攘攘的各国商旅,均在吹着海风;同时也有许多人,正在议论着当时中国的时局,他只是在一旁不经意地听着。此时,重洋外的祖国,正值内战全面爆发之际。

1946年的中国,在经历了生死攸关、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之后,开始有了点扬眉吐气,可就是这一年,恰又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不寻常的转折点。世界各国,无论是亚洲、东欧或美洲似乎都在关注着这个东方的大国,这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地大物博的古老国家。因为,斯年斯月

同仇敌忾、一致抗日而取得胜利的国共两党，倏忽之间却又马上转而成为了互相决战的敌我双方对手。

1946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于重庆开幕的政治协商会议上，签署了停战协定，双方颁发了1月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这次会议，好不容易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宪法草案等。这五项协议之通过，实际上是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制度独裁和内战政策。然而，同年的6月26日，国民党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开始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向各个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于此，一场苍生俱忧、人民涂炭的全国性大内战，终于爆发。

王世襄此时瞧着头顶上正向东面飞翔着的海鸥们，一边沉浸于回想中：记得去年隆冬之时，自己正从上海登上飞往日本的飞机；当时，他受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的委托，专去日本追寻一批在抗战中流落异乡的文物国宝。接受此任后，他意气风发，准备全心全力投入到国宝的追寻中去。

谁知到了东京，他才发现情况不是他想象的那样；联合国的战后追偿条款，完全偏袒日方。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还是“弱国无外交”，常处于一个弱势地位，追偿工作无不受到阻碍。在日本的那些个日日夜夜，尽管他竭尽所能向日本政府要求归还中国的文物，同时呼吁中国政府，应向联合国提出合理追偿条款。岂料，他奔走各方，仍是一再碰壁。也许，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国与国之间，因牵涉到各种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利益，于当权者心中，国家的文物，也仅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而已。

海风里含着雾气，王世襄此时在甲板上，真的是无心看景，只是踱来转去地思忖那短暂的时间里，他在日本所经历的种种不愉快的事情，尤其是他在美国驻日本文物调查机构的一些遭遇，总感到有些颓丧。尽管年轻的王世襄，满怀一腔报国热情，但他在日本碰到的许多现实情况，无不使他明白，仅凭他一介书生之力，根本无力继续留在日本追缴

中国文物，由此，他还不如早日回国，另觅他路为好。

踏上归国的路途，对他来说虽然明智，但也是无奈的选择。尽管他已费尽心力，终于将一百零七箱中国古籍善本，运回国内，但由于责任重大，焦急心忧，他的身子消瘦了二十多斤。

今天，他有幸亲自把稀见珍贵的古籍善本，运回至祖国，心中无不激昂、欣慰！他由于受家庭影响，自幼就酷爱古籍，此时，他又想起了中国近代珍贵古籍，那几多漂泊海外的不幸命运：

“自中日甲午战争后至二战结束的五十年间，中国典籍纷纷东流，作为文化交流之意义已日渐暗淡，更多地是显示出日本作为军国主义，依其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强权，对中国文化财产的巧取豪夺。如果说，湖州皕宋楼藏书的东流，还多少带有江户时代商业流通的遗迹；而东海楼藏书的东徙，则是日人赖中国的‘庚子赔款’而巧取；到抗战时期中国典籍的大规模东流，已成为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掠夺的屈辱象征……这种掠夺的规模和手段，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同时也是中国近代藏书史上最为严重的书厄。”

想着，想着，不一会儿，太阳渐渐躲进了海上云边，层层阴云，早压着渐暗的苍穹。

此刻，甲板上的旅客也逐渐散去，轮船在海面上全速行驶着，螺旋桨击起水珠，似乎要溅到王世襄的脚边，他的喉口也似感到些许淡淡的苦涩。在这样一个世事更迭、风雨飘摇的大时代下，一艘承载着不同人命运、梦想、离愁的商船上，此刻的王世襄，远眺着朦胧的海波，不禁勾起了浓浓的思乡之情。他想着历经侵略、内战，已满目疮痍的故国，又想起自己从小长大的北平城，想到了自己出生的芳嘉园……

芳嘉园里的童年是快乐的。他清晰记起，父亲有一回在园内的太平花盛开之际，曾给他念过伯祖王仁堪在镇江、苏州等地为官时，当地老百姓曾为伯祖作的许多口碑很好的诗句。不知怎的，有一首诗，却在这一刻，突然于心中浮现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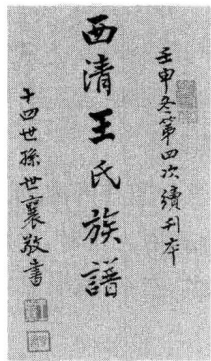
多士闻君去，晨夜几罢读；
农夫闻君去，村村同聚哭；
工贾闻君去，闾市焚香祝；
儿童及妇女，呼号相追遂；
金日慈父去，吾侪恐不育。

……

这是一首离愁别绪之诗。他伯祖在地方做父母官时，为当地百姓解决了许多民生问题，当地百姓在他离任时，留恋不已，特为他伯祖作了这样的怀念诗。

身在海轮上，回想在日本短暂的二月经，加上现在心中浮想起那首诗，他确对中国现任官吏的为政优劣感慨良多。此时此刻，世襄那缕缕的思绪愁情，也一如海面上正在飞翔的一群群海鸥，穿越重洋，飘至千里之外。他由国事想到家事，由伯祖之诗，想到王氏家世的代代薪火相传。事实上，在有关王氏谱牒家乘以及许多留存于世的诗稿中，都曾称王氏兄弟为“世家子弟”，王氏家族自八世以来，就有声于时，确可称得上是书香门第，官宦世家。

二、西清王家



王世襄的祖上，原居江西吉水县清江乡，故人称“西清王氏”。他的先祖旭窗公，就在江西经营瓷器业。尔后，王家在明代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从江西迁徙至福建。当年为何要举家移走他乡？我想，兴许是为了经营业绩上发展的方便，也可能当时在江西经营瓷器者较多，恐难发展，抑或由其他原因所需，今已难考证。

十四世孙王世襄书《西清王氏族谱》1992年所书

的，原属客家系统，后到六世祖时，却独由闽入赣了。

王氏家族，自江西迁徙福建定居后，因得当地口岸海运的便捷与商业贸易的发达，生意蒸蒸日上，渐发展成当地数一数二的名门望族。谁知，王家至六世祖时，因身体健康不佳，失去了市场竞争力，从此家道开始中落。

家道中落，无力竞争，渐堕于清贫。王氏家族至五世祖时，也就是在王世襄的高祖庆云公之际，便开始发奋读书，以期通过耕读改变家族命运，重振家业。那时，正值清嘉庆、道光年间，国家尚称得上是较富裕的时期，世风不免“以侈靡为荣”，但这样的世风并未影响庆云公读书上的勤奋，以及在心志上对入仕的追求上进。十年寒窗，高祖王庆云（1798—1862）终于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中得举人，那时仅二十一岁，十年后又中得进士。从此，王氏家族遂以儒入仕，走上了一条官宦之路。

庆云公中进士后三年，便入翰林院，后任贵州学政。五十岁时在政绩与学问上，就与清一代名臣曾国藩并驾齐驱，同时被朝廷命为武会试的考官。尔后，在太平天国时期，王庆云又被任为两广总督，清同治元年（1862年）官至工部尚书。然而，就在朝廷封他为尚书之时，庆云公却因病不幸逝世。朝廷为嘉彰他，谥文勤公。从此，王世襄先祖的名字，也被载入了《清史稿》历史名人之中。

庆云公除了一生仕途坦荡外，还是位勤奋治学之人。他在翰林院期间，因曾经致力于一个省的教育与工业事业，而撰写了一部《石渠余纪》或名为《熙朝纪政》的重要著作，以六卷本刊出。书中详细记载了清代治国与理财的事迹，凡科举、荐举、吏治、军政、兵额、赋税、地丁、关税、盐法、矿政、屯田等门类无不录入书中，并详细阐述，这著作相当于清朝政府的一部财政简史，充分反映了王庆公从政时期的政治经济的学术思想。

光绪十六年（1890年）《石渠余纪》刊刻时，当时曾任湖南民政长、西路巡安使、尔后与孙中山一起参加辛亥革命的龙璋先生，曾为此书作

跋云：“《石渠余纪》，闽县王文勤所撰，原名《熙朝纪政》，稿定后改今名。……此书于国朝掌故政事之大者，备举无遗，诚精且博。学者耻不知，今读此书已得过半矣。”此话可谓中肯，因为，诚如陈平原先生曾谈到过的，“读中国古代诗文，极少涉及具体的从政之道，大都只是表达‘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伟大理想。”，他还说，“只是表达忧国忧民之心，而不考虑具体实施方案，这样的‘治国平天下’，效果很可疑。”而王世襄的先祖王庆云，能撰《石渠余纪》却是为官的另一类了。

从此书评，我们可知这部著作，对于后人了解清代政治、经济、文化也是一部必读之书。同时，由于王庆云撰写此书时，他根据的是上谕奏折、朝廷掌故，而不仅是转录《清实录》等官书，因此，它也成为日后研究清史的重要入门书之一。

庆云公生二子，其次子王传璨，曾任刑部主事。王传璨生四子，即仁致、仁堪、仁熟、仁东，长子仁致早殇。王世襄的祖父王仁东（1852—1918），是庆云公的第四孙。咸丰四年（1854年），王仁东出生于福建省闽县（今福州市鼓楼区）城内登龙（灯笼）巷。从小长得很英俊，少年时代，所撰诗文便已显才气。



王世襄祖父王仁东

世襄祖父王仁东，于光绪二年（1876年）丙子乡试中举人，初任内阁中书，后又历任南通知州，江苏候补道，江安督粮道、苏州粮道兼苏州关监督等职。然而，王仁东在清朝为官之时，已值晚清衰败，内忧外患，作为清末民初知名诗人，他虽志大才高，但却难觅报国救世之道。

晚清的龚自珍，已认识到清朝末年，来自国内外的严重危机，主张改革政治，抵御外侮。他写了很多的诗，但书生笔下之波澜毕竟不抵事，晚清当局也绝不会有半点改弦换辙。王仁东虽晚龚几辈，但大清帝国的危机，到王世襄祖父那一代，更是积重难返无可救药了。当时作为一介书香官宦子

弟的他，在那样动荡混乱的时代，除了忧心愤世，也许也只能寄情于诗歌唱酬了。

王仁东晚年流寓上海时，写下不少忧世感慨的诗文词句，并著有《完巢剩稿》传世，此著系其女在辛酉年（1921年）所辑。王仁东所著诗文，文字清秀，并伴一种散淡的忧郁，在某些文字里，我们恰也能读出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风韵，只不过少了点定庵诗中那“灵思奇想”而已。兹录王世襄祖父诗一首，以见其余：

凄凉重过故人庐，苦茗浇胸都不舒。

登静名园游客少，天寒老树著花疏。

别来君竟长眼去，乱后吾犹短发梳，

旧雨晨星寥落甚，凭阑春色满庭除。

——七律·愚园过洪鹭汀故居感赋

清朝的改革派政治家，与王仁东同为福建老乡的郑孝胥，特为《完巢剩稿》一书作序云：“王仁东晚遭世乱，流寓海上，颇贫困，而刻苦自若。及发狂疾，余往视之，执手悲哭，述先考功当日勸语于昏眩中，露其天性，至死不变，庶几所谓刚矣。知交中处困日久，渐丧所守，旭庄极愤慨，不忍斥言也。所为诗，虽不多，亦足以自见其性情。视随波逐流者，不可同日而语哉。”

我们从郑孝胥这篇序文中，以及那一首首表露心迹的诗词中，无不读出在晚清世乱之际，王世襄祖父王仁东不愿随波逐流，仍刻苦读书并甘于贫困，足见他虽身处乱世，却独善其身、保持晚节的性情。当然也正是这种性情，让他在时势之交替中，深感于那个时代所赋予的种种希望与失望、渐丧和失守；呐喊与彷徨，慎独和混世；同时也反映了世事苦闷与无力回天之状，时时交织于他的心灵之中。

王世襄祖父王仁东，1918年因病于上海逝世，终年64岁。祖母刘学薰，河南布政使刘齐銜公之三女，于咸丰二年（1852年）生，光绪十二